

南蘭陵孫尚書大全集卷第四

書

與李子以愚樞密書

伏遇某官不忘窮陋擢領大邦已具懇辭又蒙賚賜誨飭開讀
恍然以榮為惧方俟造官具啓事占謝而區區私義有不得已者頌
至投誠上訴某自念平生居心不靜喜事妄作屢致怒憎斷自今
日臨見吏民之後含糊莫稜趣了目前改舊圖新以克悔咎夫何
軍兵之仰哺者數千人官吏之冗食者二百輩無錢無糧其勢有
以相及而一州財用之所從出悉廢於吏謾敗壞畧盡不忍坐視駸
駸拔痒又欲妄勤以召衆怒重以行殿近在一水毫厘過失無不
暴陳如某資淺望輕誰肯信服莫如解去全璧而歸伏望樞

密不忘夙昔力賜開陳俾釋重負於丘山還奉具祠於香火南
向稽首恭俟俞音

與張全叅政書

某自聞叅政大用適在罪籍不敢輒書爲左右之賀日者貪吏
恣侵漁閭里民情洶亡其勢可憂輒恃一日之雅誦其所聞叅
政必加意幸甚伏自大盜入境小盜因之城邑係聚焚蕩一空生
者罹抱刃鋸之禍死者蒙斷喪暴骨之辱剝剔孕婦割截
兩乳以殺爲嬉流血千里夏秋之交饑疫相熏流死不藏暴骨如
積良田沃壤化爲蒿萊高門甲舍聚爲瓦礫此叅政桑梓固已
飽聞然州縣官吏無司存可居無獄訟可听無職事可爲類皆
挾吏卒持担械探蠶槌追迹盜賊所不至之處發人之廩錄人之

橐鞭笞百姓執縛婦女所過騷然與盜賊無異如橫林周恭先
迪功與其弟開先家四十口皆沒於盜而恭先被炮燔而死獨餘開
先馬氏歸宗之子年未滿十五縣吏催錢縛寘空舍擊之幾死
周滂奉謗議三十口與恭先家同時遇禍止一子得脫亂後病傷
寒不知人縣吏至無應門者直入卧内曳其足而下之兩日遂死
又有朱鑾宇恭者武進節墟大族也子女奴婢廬舍牛畜焚
戮無遺止存父子三人而宇泰不勝縣吏迫促之苦遂赴水而死
又有小井沈國章者若婁君子若婦若女若傭皆戮死所餘一幼子
遂以雙丁入後其傭則許知微弟也橫水小井某舊所居宇泰乃
從妹之舅皆耳孰爲得詳其愆以告他不能言也方金人在杭越時
邦人不堪苛暴誅求之害以手加額祝之使未意其亂必下寬恤

之詔以紓此無告之冤無何大盜殘燬之餘橫歛益甚一郡百大守人人求索自便而無所指其手足雜然興訛謗罵詛誑憤上不平之氣相顧而無所發忽聞下土豪糾集民兵之令此令已行而貪虐不已則鉏耨棘矜相聚而剽吏以復仇怨吳中十州又挺而為盜區矣伏望恭政哀憐加惠出此遺民於塗炭溝壑之中以寬其怵迫不自聊賴之意今州縣官寺簿書刑獄倉廩府庫皆無有如縣丞簿曹掾官添差添監酒稅之類皆可罷可併大軍之後桑柘蕭條窮里空舍鞠為草莽如保正長之類又可減半而優為之法官吏坐贓宜如 太祖 太宗之制胥吏輩取人一錢以上或持文檄輒至鄉村者並許告捕治以軍法此救焚拯溺之權除殘代害之政愛民恤下之實望恭政果斷而力行之豈特惠此一方天下寶波其賜

二 与張丞相書

屬者輒恃雅故敢薦所聞恭政不以位貌為間賜之誨飭且喻以收錄甄叙之意發書三復感愧不可言某踈忤忤物逢世大亂多難百罹所欠一死殆無意於人間世矣建炎即政之初錢塘勤王之後獨先衆人力請補外恭政所見重以上方宵旰不敢遂圖便安願試一郡自效而非本志也去歲守吳門令州人徒志愛恣以紓肝腦之禍馴致煩言雖蒙聖察以他罪去去郡未幾 大盜入境既保頭顱於一障之東又全家室於五湖之阻兩州塗地獨為幸人豈復僥求更生意外之望於是屏弃衣冠而不敢服減徹酒肉而不敢食藏去俸曆而不

敢求請所願弭災厭難以存餘年布衣葛屨自於耕農漁釣之中漸為醉人推罵輒復自喜所謂金馬玉堂西清延閣之寵豈敢更入夢哉重蒙鈞喻空知感激惟是峴弟初得一官尚欲試吏願出於鑪錘便辱矜許而謝參書意似未可必遂從劉鎮江求長吳縣丞之辟小邑殘破已不堪料理而一湖之隔去家稍便如蒙鈞造施行受賜等也

三

伏蒙恩紀貶賜誨誘開諭上恩終始錄用之意還復侍從擢領大邦奉詔殊然以榮為懼竊以錢塘兵火之後千里一空朝廷選用守帥必欲拊循軍士安輯流亡禁戢姦賊招徠商賈其難疲懦豈敢擇事願宣和以來風俗大壞州縣率用苞苴竊厨傳以消弭口舌之禍今以罪戾之餘當行在走集之路以不能強勉之素行之汙壤不可變之俗必以踈恣輕犯衆愠又致煩言上宣朝听所以不敢奔走造官以奉詔旨伏望恭政委曲保全護其所短且令依舊官觀俟它日有所驅策更不敢辭冒昧不勝皇恐

與謝任伯恭政書

卷之二

頃聞執事召歸入恭大政國步艱危正人登用可為天下賀然靖康以還小人得志求而不獲則聚而訕上堂陞陵夷踐踏無嫌此風不革未敢為門下賀也浙西虜騎大入吳人死者十九兵將為盜於虜寇不犯之境而貪吏又攘取於盜賊不入之家白晝攫金無所憚畏因拘捕撻人不聊生咨嗟怨讟而無所訴

憤懣不平而無所發某獻書鄉恭論之詳矣凡今無州無縣之處可罷不恙之官以紓民力貪賦亡狀宜如如祖宗之制度幾知所懲艾君且襲常蹈故格以常法怨歸朝廷利歸羣小不可不察也某去秋寓居大湖馬迹一島之上虜騎大入知州事亦率寮吏聚糧退保山中而郭吉張順各携數百艘乘時為盜四面攻圍其勢甚急是時巡檢鄧士宗率土兵具舟楫大戰於湖心軍將百餘騎耀兵於山上斬馘數千級湖水為之丹生獲渠張順柳善梟首軍門而無亡矢遺鏃之費自是羣偷震疊無敢過境上者吳中戶知之今本州具功狀奏聞某又嘗親睹斯事借易冒說欲望鈞慈早賜施行馬司法日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乃敢有言

二

竊惟國家多故雖非臣子擇事之時而罪戾開正以朝廷不復記姓名為幸遽蒙詔獎擢領大邦恩寵存加以榮為懼伏念某所稟賦至窮不可與共患難自靖康迄于建炎之末兩遭攻圍以致國破強胡廢立二聖播遷維揚倉猝之變渡江苗劉跋扈之師伏闕凡此變故靡不經嘗今錢塘以輔藩行朝扞蔽遴選守帥以衛王室宜得耆胤福艾之人如某凶暴不祥豈宜復見進用昔李廣才氣雙尚以數奇流落不耦李勣選用將佐而薄命者不可與共功名某憂患九死之餘謬當要寄必誤使令不敢奔走造官以奉詔旨伏望泰政為社稷大計不私一夫從容開陳追还成命且令大罪官觀不勝懇禱激切之至

與鄭至剛樞密書

即日秋暑共惟鈞侯萬福張湖州過郡具

致書之意雖未拜既已極感狀某自鉏姦賊之後羣小紛然造訛始則諷臺諫攻於上前終又結集不逞訟於丞相府舊文誦以為放蕩大壞羣偷得志之秋也何善與此輩結為嫌恨以自取辱於是釋然大悟曰莫報罷兩解而去弭時無所聞乃敢薦區區於左右清康以來大盜所攻無不破之城太尉所知也方蠟丸書相踵而來如大旱望雲如坐塗炭焚溺之中而求援如此其急也朝廷但坐視竊听未嘗遣一旅帥往救此又太尉之所知也至於城破公私之藏掃地盡矣方壯子女係虜而去矣然後臺諫徐起而攻之以不能死守者為可誅也豈不太甚哉浙西七州盜殘者五

惟蘇湖尚存而蘇介乎常潤杭秀之間羣盜相傳號金撲蒲三年予茲吳某竊計此邦必不能脫於虎狼垂涎之口今

太母幸南昌行殿以聞欲有所向孤壘塊然外無蚍蜉蝥子之援中無強將勝兵制千里之衝何恃而能存意欲盡以富人_巨室金寶遠徙而藏之庶幾可紓一路之禍到官之日諸大家造請而與之謀又及召一府之豪傑諭以禍福而計其後率以為便然後揭榜給一季之限俾善藏之期至不如令召錄入官令下之後一二怨仇隨而媒孽吹釵者不察群起而和之遂致煩言某聞之但深嗟而屢搔歎也近者傳探金人治舟楫於淮揚徐泗之闡朝廷所以待之之具防江而已防江之夫豈素練之兵率游手烏合耳無事冗食有事散去為盜與靖康防河無異也制置使自陳彥文四易

而用王義叔矣。樞密以謂如何。今空一城之所有。使富民徒金寶。為遠親戚之家。一旦巨盜長驅。無所虜掠。如杭潤常秀。已經戕壞。行數千里之遙。冒一江之險。周走五州。失其所圖。它日遂無以激使其眾。庶幾可以休息。且京師太原定武。天下號為金城湯池也。平江一障。所謂螻蟻之志耳。盜至矣。使之徙避於無事之時。議者以為不可。乃欲錮留之以待其來。盡卒而遺之。豈不誤哉。更有一事。又當布南。示宣撫處置司。縱遣戍卒。未還劄下本府。收管而統制者。置發卒搜捕。白挺紛然。直入閭里。蔑視守帥。如入無人之境。前此未有也。借如朝廷名捕罪人。亦須下所屬追逮。而軍前輒遣吏卒入它郡。追取逃亡。不經官司。圍捕毆打。閭巷驚呼。白晝闔戶。此大亂之漸也。又況初非逃卒。宣撫司既縱之。統制官又捕州縣。無所適從。而不免分析某人微望。輕承乏大府。揀過不暇。安能於度外有所為。以副朝廷責任之意。太尉為開陳。改除一宮祠。避賢者路。丘山之惠。不敢忘也。

和州與提刑胡獻可書

即日秋暑尚炎。共惟台候。万福。某投畀小邦。遂託餘論。已嘗具啓。占謝計已徹。聞屬者詔書起。一半禁兵。本州遂將先已起人數。通計一半。湊發赴壽州。團結今蒙使司牒問於手。詔有無遠戍。承命皇恐。某三月出都。時見揚楚淝泗之兵。相繼放還。旌旗舟楫。蔽空而下。某所親見也。獨和州未回。而後有起發半兵之命。其竊詳詔旨。所以存留一半之意。謂東南亦不可無備。爾雖本州所遣兵。未還朝廷。豈暇一開坐。遂併計為

一半認書實以三里之城下臨大江止有壯武一指揮又通沿江四寨
土軍及擇伉健可使者趙軍所餘癯老懦怯已過半矣近報
海州盜起旁郡皆警日來本州王慶家又有數人劫取財物而
去而區上之意謂半兵既足以應詔命而餘兵緩急雖不足恃
蓋庶幾為不然有司何至各不遣上煩程督之嚴伏望提刑郎
中垂意省察本州所起半兵似於詔旨無害所存餘卒或能
消戢米形之患則非某一人獨受公賜也借易死罪

和州與運使陳靖直書

即日新秋乍涼伏為台候万福某到官之初正遇使台按臨
之後車騎出境未所判許牒十數悉取案牘予奪凡累政
不決之訟鉗口無告之冤一旦獲吐申而去獨本州人吏李侃之母

牒與運使所判某初讀之信然尋取案考驗侃實久任彭氏
屋彭氏欲侃所居治喪而侃索其急流執召狀又不酬價彭氏
趣令牙僧索元帳召鄰比造兩傘人昇文政者成合侃遂訟
於前守趙子賢并乞治牙人不批問之罪而州司檢准賣買條法
侃既非典主又非親房只是賃戶豈有業主出賣而批問賃
戶者趙守為勘決兩牙人以慰其意而交易終不可破夫為郡
太守至決捷亡辜以慰塞獨吏可見官弱而侃殊不滿遂令
投牒訴於使司、指揮更令勘斷牙人合侃成合本州深欲
奉行而典賣法既無合批問賃戶之吏附會同梁合柱之法而
續降亦已衝改侃母妄訴終以使司所不敢句勘止捷侃令起移
自結斷後申展七限既不交業又不還房錢拖延踰月不了蒙

判低一狀詞旨甚厲謂本州淹繫不結絕具獄官職位姓名申
且妻通判催結承命震恐然此細事六月中以本州已依法依條
勘結了當今五日矣自是李侃抗拒不離業已遁去司使接
牒人吏離後輒遠去數百里陳訴左右所親見言所謂淹繫
者誰乎所索獄官職位姓名使司未嘗取索究其兩訟之曲
直而遽旧獄吏亦見低偏詞說足以蒙誤視听如此竊謂
部刺史一言足以為疎動十城之具而昏田之訟若只據一夫之
說而遂處之恐非使司責望州縣奉法循理之意運使更
宜詳察州縣人吏詞苟有理安有經兩政而不得直者所以
致此紛也蓋欲執習吏強之態而行其詐也某治此事初不
曾實情見趙守決二牙人以慰卷侃意頗寬之既劾侃竟而
郡人翕然稱快運使親蒞此在可問而知不謂使司大不以為
然尋欲矍然自反終是賃戶不應批問只以前日所勘結申
聞万一果欲右侃只乞取案一閱設侃所陳不應法乞從使司
獨斷州郡第奉行轉運使司指揮豈敢復議然狡吏馮
籍以凌駕州縣得申無理之說居官者何所措手是不亦耶
乞稍正兇猾妄訴州縣之罪以勸後來僭易死罪

代人投贄

嘗謂天下之士達而在上為公卿窮而在下為匹夫皆原於
一無二道故為令尹而三仕也進而居朝廷之上為士師而三黜也
退而居山林之下儻來適去何足置欣戚輕重於其心而世之人
即其見於外者以未達者為公卿之貴窮者為匹夫之賤是

烏睹夫富貴貧賤之正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雖繫馬千駟不加為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雖單食豆羹不憚為所欲乎富貴者諫行言听膏澤下於民則富貴之樂有所不辭周公是也所惡乎貧賤者非惡乎貧賤之辱也身已道蹇而事業不著於天下則貧賤之辱有所不屑孔子是也達而為周公聖人也窮而為孔子亦聖人也是富貴貧賤之正也後之人見道不明汨亂其心於外物而無所得於中故貧賤富貴析於兩塗王公大人志得意滿習為高岸之節而視匹夫之賤如泥塗草芥望之然去之而視不顧也一介之士藜藿布褐之不克而徂於飢寒窮困之所推折而視公卿之貴望其門如梯天航海十步九躓蓄縮而不敢進也上下之交貴賤之勢判然如霄壤之異其貌雖恭而情不在焉言雖交而意不通焉是古之人有韓子者以為王公大人不可以為貧賤之士居其下風推其後大其声名以久其傳而世之君子卒莫信之可悲也已恭惟其官盛德高行廊廟之具今以千乘之尊分天子憂為東諸侯同己賤富貴之塗而進居公卿之位某也讀書屬文垂四十年兩登鄉大夫之書五試於禮部而一無所就朝廷視之平醫卜祝捐一官以乞之訖無尺寸之柄效薄技於縉紳之後以員貧且賤為之耻今也躋此為不量其身之賤而遽至於執事之庭亦恃執事高情大度視富貴不為之多遇貧賤不為之少遂將輕身以先於匹夫而弔之進如某者豈其人耶請自隗始



南蘭陵孫尚書大全集卷第五

啓

上沈丞相 丁丑十月

望平津閭素無輪囷蟠木之容伏光範門但有犇軼絕塵之歎
惟是廣廈千萬間之庇有如懸水三十仞之流靡不包荒自然
蒙潤伏念某斗筭器小麤鼠伎窮病鳩欲死而瓦礫爭先瘦
馬不收鴻而鴈為伴會介圭之入覲正鼎席以登庸興哀此
逐客之魂於愚泣窮囚之罪俾出九幽之壤後延兩曜之光投垢
汙滅除癥疢寓書殿遂嚴之直賦真廷廩稍之優理合罷休
懸容再造自憐耄矣無復蒼蠅附驥之心猶有待焉尚懷老牛
舐犢之愛共惟僕射相公仁均一視善貸而曲成物有万殊合併而

為大雖四海尽沐尾鴻之澤而一夫獨被特達之恩詎敢起無厭
之求更欲萌非冀之望所恃幼也及人之義每敦親也愛物之慈
九仞為山尚當進冀百川赴海猶待盈科仰惟不倦之仁俾獲
有中_之福予取予求而不厭固難逃辜瀆之誅自弃自暴而弗
言又恐貽後時之悔

上宰相執辭知臨安

負罪投閑蒙恩起廢惟錢塘之巨鎮實殿之陪京累聖涵濡
比屋數千金之子羣兇稱亂頻年為百戰之場雞犬不鳴人牛俱
喪污萊蕪沒疾病呻吟宜得循良慈惠之師上軀惻怛哀矜之
意伏念某崎嶇兵亂屏處洲居久獨立於風波不測之淵恐不脫
於鮫鱓垂涎之口一聞洵上便有性命之憂豈復營口更思富貴

之樂敢圖恩紀俯記孤蹤擢官其從班叨塵督府雖無收並蓄不
廢牛溲馬勃之求而駟去後還幾類狗苟蠅營之態實難龜魄
上副使令傾倒純忱亟上叩聞之請恢崇大惠佇聞造膝之陳苟
未填溝壑之間猶能效犬馬之報

上秦參政

伏審恭政正直質諸鬼神忠信行於蠻貊畫室航海復還中州四
海傳人聞感涕文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鞋
人鬼乃授拾遺未有如公獨仗忠義於強胡劫質之中。盡得虜
情於三江敗衄之後膺受帝賚恢復中興登進廟堂參秉大政
某以門牆舊物未獲申賀厦之私而蒲柳殘年方亟上顧天之
請敢圖恩紀曲賜優容儻此身得全樗櫟之生則它日敢忘蛇雀
之報

上孟郡王 郡王時判平江

蚤嬰女憲網遂借饕餮之兒忽奉恩綸後序茶之列伏念某杜
門掃軌固已有年對食吹壘猶懼不克爰起蔓龍之輔。及接豺
虎之讒雖天寬地大徒安自由而道盡途窮來日無幾更叨恩宥
復冒官榮搔鶴髮而彈貢禹之冠。褫龍具而束公西之帶宿心
猶在時柱笏以看山習氣未除尚脫巾而漉酒伏惟三朝耆德一
代臣宗人品極涇渭之分世論倚權衡之信章子不孝而有孟軻
之辨治長非罪亦猶孔子之言致茲縲紲之餘復被簪纓之寵
循涯有醜詠德之歸念枯搜沒藜莠之中偶然未死。年鷄翔
蓬蒿之下遂得此生

上湯殿院

紫宸賜覲密隆上聖之知白簡飛霜相親擢副端之重忠義洗心而增氣姦邪喪膽以偷生之合傳聞四民歡豫竊以治亂之本耳目為先豈特紀綱於朝廷要使動搖於山岳繩愆糾繆與時宰以抗衡納誨弼遠同諫官而表裏粵從近歲屢變舊章由輔相之擅朝恃和戎而專國內蓄無君之意外收附己之人凌蔑功名沮排止論用闡革腐儒之輩逐忠臣憂國之賢儻基諫順已以抨彈則政府登時而躡取或差謫摅立致膏胤流祿去王室者十五年政在私家者四三族盜竊名器援引親朋尽布滿於要津悉扇揚於危焰妄施威福恣弄柄權大肆織羅屢暴與於酷獄廣聚歛一信任於小人寵盛溢於一門毒遍流於百姓但知黷

貨甚羊紘之貪饕食專務嫉能過林甫之險狠上所眷者則返加於罷斥上所惡者則不次以起迂汎觀羣臣之表章遍頌一相之功德雖為媚竈安忍欺天忠臣重足以寒心烈士吞聲而側目尽南山之竹不足以文其闕姦涸江之流不足以濯其惡洪惟眷主迂發軔剛登用正人大闡獻言之路光昭洪業深延造昧之臆謀自非無易於老成何以進登於御更共惟殿院道嚴而望峻學博而智周精義凜於清霜丹誠皎於白日言可法於天下有大臣特立之風行不愧於古人蹈君子難進之節周旋中外揚歷清華毀譽何止於万殊夷險惟堅於一意遽起臨於輔郡復退奉於燕居万里秋空漱江湖之鈞影一犁春雨嗣臯壤之農歌方恬養於泰和且探窮於勝事忽天光之下照徹海宇以大明

咸從鋒車峻躋憲府天子虚心而待治官師易慮以承風正
立朝畢銷伏於邪佞匪躬率下益奮勵於忠嘉諒施設之後先
灼見公私之利病矧恩四海咸再入於壽康即拜三公遂亟歸於
陶冶其夙輕重望未拜英猷審成命之初傳與哀區而文慶念
鑽仰方圖於私謁而贊賀敢罄於公言栖筠用而元載誅雖
起後時之遺恨楊綰進而郭令喜蓋繇清德之素聞

服闕上宰執

憔悴行吟未脫江魚之葬慟哭流涕遽具風樹之悲鑽燧火以
更新御祥琴而永歎收召竟鬼僅存餘生久迹空書虛恍如
昨夢偶未填於清壑尚有異於桑榆苗穉欲與父鬱雲霓之
望雞鳴不改詎年風雨之期恭惟某官鉅力回天弘文作古任重

道遠可謂大臣言听計行簡在上帝輔成政治保邦之業益
彰維志述事之光屬怨敵之紛更汲朋邪而彙進誦詩發冢
藉交報仇含珠何為方听大小儒之義佩劔相笑遂成南北部
之謠戰蠻觸於兩角而交兵鑿混沌之七竅而報德不虞忌器
幾至焚廬式開脊弼之祥光輔廣声之教譽毀阿墨必也正名
助翟殺儒不為己甚一變旁辟曲私之屬共躋上下交泰之期茲謂
衆賢相和於朝豈有一夫不被其澤伏念某寡徒少與多難
早衰始畏途而問津遂營巢而擇木比大鋤於非種固難遁於
深文衆怒所迁幾水中之蟹一揮而去又同瓜上之蠅方嘗膽以
訟愆俄茹荼而違愆永為事親歆養之志弗泊於千鍾獨有
懷恩未報之身所欠者一死块北大鈞之所播激昂三鼓之既除

雖萬馬之空其羣。靡有留良之難。而四蛇各入其宇。豈無獨怨之求。况君子樂得於英才。繫大人不忘於微賤。石田何用。願永無皇歲之期。焦谷可芽。當大費發生之力。

賀呂相

伏審詔發中宸。寵還上宰。兩匕比泰符之象。鼎匕具維石之膽。八駿之遠遊未還。上方勤於北顧。四國之流言既息。人皆行於東歸。麻制傳。甫中外交慶。共惟相公氣塞天地。而亡害謀。質鬼神而不疑。踐歷三朝。始終一操。戡劉大慙。煥飛龍夾日之光。斟酌化鈞。極鍊石補天之巧。爰出大將。齊壇之節。遂虛左相。鼎席之尊。注想深柱石之憂。來蘇後雲霓之望。詔音數下。使驛交馳。趣鋒車而造朝。揭大庭而作命。皇天悔禍。啓周成王定鼎。而卜年戎虜。

革心見郭令公投戈而下。拜千八百諸侯之國。尽歸於帝籍。二十四中書之考。獨冠於臣宗。駿惠撫前聲。新邦命。中興可待。輿論所期。某技尽五窮。各深百謫。所宜竄迹於虫蛇之侶。尚容接武於鴛鴦之聯。久蹭蹙於戎塵。遂崎嶇於兵亂。雖劇談世事。見王道守何憂。而數蹈危機。唯召平獨叩。仰止大鈞之播。俯加墜履之矜。走慈母於下機。孰不疑於衆。皆援匹夫於擠。壑終有賴於至。

公·賀宰相

伏審大庭作命。宰路疇庸。五百歲聖賢之生。固將大任一千載。明良之合。茲謂難逢。卜獵渭濱。兆太公之皇。授書圯下。為帝者之師。豈繫人謀。實自天共。惟某官文鳴木鐸。武締珠鈴。一飛橫絕四海之間。獨唱傑出万人之上。諸大夫負居前之愧。明天子與見。

晚之嗟歷踐通聯進司密命改絃更化可謂聖哲驚不足之時借
箸生壽独著道德安強無競之烈誕敷宸綽正謂公槐親逢大
有為極辨之朝爰立不世出非常之輔四海後謝公之起其如蒼
生何瞻漢相之尊所謂大臣者揚廟格天之業丕昭衛社之勳
弥綸極補衮之工康濟及作舟之利千門万户拱明堂一柱之崇十
雨五風驗泰階六符之應賜鼓鍾之樂書帶勵之盟世號黑頭
公書郭令之考晚後亦松子登衛武之年天人同休表夏文慶
某自分陳人退藏之久逃聞上相考慎之初老矣何為已迫龍蛇
之歲趯然自喜詎勝燕雀之私

賀葉相

伏審大君作命上宰登庸天眷方隆奕俟金甌之下人情骨悅
共欣衮繡之歸共惟某官清明挺出於人中廉直著稱於天下
粵後禁路參秉國均繫系丹鳳翹始集於梧桐而青蠅營俄
止於樊棘蚍蜉撼樹回不量耳蝦蟇蟄月已復皎然遂投有比之
豺讒隱之凶莫侈惟南之箕箒揚之狀虛鼎席以待月蔚為
炎正中興社稷之臣趨鋒車而來俯慰蒼生天旱雲霓之望如
某者偶未死耳何足算為方遭蔡氏之餘燼復然不料秦黨
之離為崇仰恃造膝救存之力俾道內溝藉躡之餘洪惟此
恩何以論報反聆誕告尤激歡悰可見朝野清議交慶千載
之逢豈止猷猷餘生獲首丘之泊土

賀史相

兼樞密院事

威鳳翔千仞觀中天日月之光神龍出九淵直問世風雲之會

撥路秉國成之重樞。定本兵柄之雄武。實文武之全用。注安危之意。朝路布號。寰宇交歡。竊以世有用志。至弱而為強。深居簡出。而養之以勇。事有冒大害而就利。逆施倒行。而摧之以人。陳平秦太后。喻高帝之盟。盡王諸呂。實欲安劉。蕭何勸沛公。固貨籍之意。趣駕漢中。志在蹶楚。故有事犬馬皮幣玉帛。雖大王之仁所不免。必欲驅龍蛇虎豹犀象。惟神禹之智。為能然。其惟僕射相公。命世老日。莫受天大任。乘晉元帝南渡之後。方倚謝安王導之賢。迨唐明皇內禪之初。粵有宋璟姚崇之輔。且曰宰相非常之寵。實分人主莫大之憂。觀兩國衆寡強弱之形。考三朝理亂得失之故。投干戈於地。固危矣。出虎兕於柙。孰禦焉。當四方無事。弗密圖之。未然。一旦有恙。遂不知其所措。仰止帝王之

佐。挺然社稷之臣。處變事而知其權。視國勢而審所止。不憚斯須之敬。以定千齡。卜世之長。勿事尋常之爭。以待兩河。故疆之復。其廢綿不恤。杞天是憂。堂陛之勢甚嚴。而藿食之賤。有同患胡越之懷。雖異而同舟之濟。無二心。遂忘越俎之嫌。願效食芹之獻。

賀魏相

伏蕃發冊。疇庸楊庭布號。赫佐王之學。子必有漢閣麒麟之勳。開負弼之祥。采應渭水熊羆之兆。共惟某官。天大任。躋世中興。方當四十強仕之秋。已展九万垂天之羽。恢遠大經邦之畧。極於四選。運沉深先物之幾。妙於百中。全甌獻卜。芝檢疏榮。於天下宰一新。文昌万化之源。以人中傑。迥出漢廷。諸臣之右。便從黑頭。歷郭令中書之考。直至黃髮。給孔光靈壽之扶。如某者。者。晚境。

蹉跎窮途栖屑墮井誰肯救而又下石焉余岷寧復然猶
有弱灰者卒賴造膝一言之重俾出填溝九殞之余洪惟此
恩何以論報反聆誕告尤激歡悰實副鄉大夫百執之具
瞻奚止愚不肖一夫之私喜

賀左相 己年十月

伏審宰路疇庸王庭布號三台上承斗極驗泰階六符之平
四輔中秉國維應洪範九疇之叙首冠百僚之表進思大政
之元共惟僕射相公經緯人文弥綸天宰佐王碩輔命世天
真儒故元聖作為天下君則大賢以應人間世方淮甸搶攘
之際亦戎情向背之時妖言日三四驚譌大夜五火六發疾風
振海孰知夏屋之幪懔大浸稽天独見百川之舟楫方重不
倚翊衛一尊調娛適中表正百度遂司魁柄益聳崑瞻鼎鉉
不移增重台移衡之峻槐陰未徙載新命衣之華某側聆誕
告之傳莫預駿奔之列區區小智詎敢持蠡測東海之洋疊
寸誠但能拉芴望西山之氣

賀陳左相

某啓大庭作命揆路陞華鼎鉉不移首冠九官之右台符增煥
益隆四海之瞻某聞解琴瑟之絃所以正五音調鼎鼐之寶
所以齊衆口蓋習治久安之弊而翫歲愒日之多蟻穿弗填有
潰隄抉石之憂蔓草不圖為錯節盤根之患悼折肱之已誤
顧反掌而奚難戒覆車之轍則安為易敗者之兵則勝矣共
惟僕射相公受天大任為國元臣屬當乎肝食之初承前人覆

鍊之後鍊五色之石而欲試補天之手儲萬金之藥而共推鑿
國之工剔除邦蠹而復睹清明救療民瘼而一消痼疾不冒
惟新之化獨高再造之勲書郭中令之考而與國均休享衛武
公之年而與民惜樂頌言如此輿論所同其枯朽陳人伶僂末
路久託林居之陋側聞迂漢之傳倍深喜躍之情實謂知憐
之素惟宰路播洪鈞之大每懷慕藎不採之恩而神山隔弱
水之遙詎復雞犬同升之望。

賀右相

伏審褒進台司誕揚昱冊天佑一德惟尹暨湯運際千齡生申
及南播紳胥悅黎獻交欣共惟僕射相公清明冲溥剛毅
沉塞親逢上聖服在迹途惟文昌万化之源上熙帝載而僕射

百寮之長下竦民瞻果符夢賚之求亟正鈞衡之拜慨七年之
早方資傳說之霖喚十日之寒咸向趙衰之日沿道清靜玉路
坦平聖心仰成國勢增重某門牆舊物湖海餘生辱知感甚於
脫膠鬪命喜深於折屐衣雖敝而可改常以起廢之恩冠已挂
而莫彈但切歸榮之願

賀右相

某啓玉冊疇庸金甌獻卜老成人在位朝廷自尊大賢者得時
善類交慶竊以履百年熙洽之運雖章句之儒坐守而有餘當
九重霄旰之憂則聖哲之臣馳驚而不足惟時用舍實繫安危
故委重何啻於万鈞而幾微不容於一髮視已陳之迹則因陋就
寡烏足以有為建非常之元則戒衆驚愚亦難於慮始班君

奇策尚謂平。聃戾大言猶為落。必盡破拘季之議乃大
收閔闕之功。共惟僕射相公。品。社稷之臣。挺。帝王之輔。爰
屬艱危之寄。首膺致慎之求。深惟注意之隆。實預扶衰之義。崧
嶽周邦之翰。獨專神栢之雄。龜象魯國之瞻。益壯坤輿之重。
不動聲氣。斷大事於笑談之頃。不作聰明。運沉幾於禍福之先。
稽道古而思有宜於今。合衆謀而不必出諸己。茲謂中興之佐。
實為後事之師。某頃備省曹。嘗參文柄。窺絕足於羣龍之
廐。仰高名於千佛之經。願畿疆有百舍之遙。距門墻無一日之雅。
側聆誕告。益竦遐瞻。屏迹窮閭。願莫下皇塵之拜。馳書東閣。
尚能修事大之恭。

賀張參政

伏審崇獎耆明。進陪國論。寵疏絕廷臣之右。歡言益海宇之
間。共惟參政學邃六經之醇。名冠萬夫之表。文章雋尚老道德。
宗師太公。遇西伯而采歸。謝傳卧東山而強起。天下之義理所
閱多矣。民間之疾苦皆親見之。以茲開物成務之姿。方當經體
扶元之任。得時則駕。莫於今日。當仁不讓。豈在他人。四方從耳
。品石之瞻。羣生行大鈞之播。何必埋輪道上。奮怒之快於豺狼。
自可借箸食前。折千里之衝於尊俎。某漂流弃物。衰槁餘生。側
聆置輔之求。倍切依仁之願。爰念囚山林之久。已蒙解縱之恩。尚未
填溝壑之時。猶及見經綸之盛。

賀陳參政

丁丑十月

伏審誕膺。顯冊進服。迓僚帝賚。良弼而挺生。王佐之材。天降大

任而參東國成之重茲一德明良之會寶千齡且莫之逢其惟某
官學子洞天精授之原德合言行樞機之要踐揚茲久譽譽處
深休肆疇論思潤色之工進陟經躰贊元之任儀刑四海出納方
微不聞帝國大厘邦採追茲暮月丹王者不世之仁矣俟百年
著善人為邦之效某門墻舊物猷猷餘生猥當三青起廢之初
嘗玷一諾游談之助邀閑休命爵躍固異常人之情竊仰高風
鳧趨莫陪下士之列

賀蔣參政

芾子札

伏審祇奉聖書進同國柄方賢路逢辰之日政聖心籲俊之初
揆君羊策以圖勲大張天步進真儒而置輔卓冠臣宗共惟某
官七葉忠孝之門四科文學之士一朝獨步兩禁先登休聖人之

清而使人貪夫廉捷君子之剛而使枉者直光被贊元之舉其
宣扶世之猷自古稱君臣千載遇合之難於今見祖孫五紀輝
聯之盛近維元符樞莞三事之列遠追東京山亭万户之封共
惟馬氏白眉之良行踐王公黑頭之拜如某者年齡遲暮名迹
湮淪同鄉社纜數舍之遙在門墻無半面之素翳巨川之舟
楫何所不容而夏屋之悵悵固無弗獲夙聆誕告尤激歡悰
莫郵陽之裾無因至前著祖述之鞭忽為在後為非躍因聲
占陳

賀賀參政

允中

伏審光奉帝綸進司國柄久矣太公之望固有待然幡然大老
之歸云胡不喜共惟參政道積于躬而可以大受學遂於今而

不為空言。威鳳覽德輝而下翔。砥柱障橫流而屹立。詎肯鋪
糟同衆人之醉。自欲投膠救千里之渾。故直聲首聞於連章論
駁之初。而大節創見於萬金辭讓之醉際。一時獨步四海。驚觀
上方。置中興之輔。而大育為公。宜建非常之元。為第一義。汲長
孺立朝於淮南。懼范武子當國。而晉盜奔。當貴何有於我哉。
功名乃其餘事耳。固嘗急流勇退。屢挂冠於神虎之門。其如
品石具瞻。盡圖象於麒麟之閣。某聞大用倍激。歡悰近者悅
而遠者來。已見國人之慕。貪夫廉而懦夫立。終期天下之清。

賀楊恭政

椿元老

某啓。王作命。賢路應期。恭政鈞進陪國論。爰契鈞璠之下。
式諧貞鼎之求。竊以一范增繫楚存亡。百曹恭非漢輕重。惟是

保邦之要。莫如得士之昌。一柱昂霄。衆草不殫。八龍入廐。方馬
皆空。彼斗筭又何算。為蓋撲楸不足數也。共惟參政名高一代。
學貫九流。精神鍾降岳之英。志業負耕莘之藹。集賢學士
環堵而立。共觀雄深雅健之辭。文思天子仄席。而求遂得碩大
光明之傑。出綸西掖。視草北門。越從文昌八坐之聯。上應泰階六
符之次。決大計於立談之頃。消羣慝於正色之間。載疇上宰之勲。
楹建中興之烈。某湮淪末路。潦倒陳人。屢聞傷屯悼屈之言。
直在置散投閑之後。所以係當軸處中之望。已見於息邪詎諛
之公。建南傳品。瞻惟几餘年。凜上碩不獲執贄。以迓下風。
先語導上。猶欲誦陳言以頌盛德。

賀李恭政

頭膺褒制擢二政機久陪欲密之司進陟弼諧之任播傳四海
律動一時共惟某官直天而方果兼去以達雍容國論屢進告
於遠猷圖任老成共恢隆於洪業惟人主寄政事而任一相故疑
丞參可否以揆其萬機稽於治亂之本原是自紀綱之邪正登
良弼凡屬時髦佇觀猛獸所居且衛及於藜藿美玉斯蘊
乃茂騰於山川助或不世之功叶濟中興之運某自嗟晚節誤寄
長民皂蓋朱轡莫著承宣之效金鼎非玉鉉不昭調燠之和

賀秦相

伏審誕膺顯冊進秉鈞衡朝野流傳廟社增重共惟中書僕射
相公勲庸載在王室道德格于皇天持海上之節來歸白首而
典屬國起渭水之濱入輔黃髮而亮武功蓋一時名著百世耻
君不及堯舜茲茂著於嘉猷當饋恨無蕭曹遂無關於聖
慮行見鞭笞四夷而禦侮幾庶舉百度以仰成輿論所期斯
言可必某侵尋暮齒託備藩維自愧亡奇遂占陽城催科之考
庶幾幾它日及見鄭公仁義之行

賀翟叅政

誕敷帝制已膺爰立之榮參貳國鈞率起為霖之望雲龍胥
會魚水交歡惟士論之攸歸實華夷之威服切以人材之進退
實惟當世之安危三匠去而商殆微二老居而周始大拊衆必有
德為甚盛宅揆以能官為甚難矧茲國步之艱正藉廟堂之
望外可以絕敵人之志內可以固圍境之情山甫自任其剛明存具
周室仲華兼令於帷幄復立漢邦噩上周書班信史重

是為重寄。詎可輕圖。必得英髦。允副掄選。共惟斗間瑞氣。
日角英姿。一代洪儒。二朝元老。負佐王之茂器。擅筆國之雄文。
視草禁垣。方秉有同時之喜。分符外屏。列城無出右之謠。直道
而行。豈意風雲之感。會斯文未喪。復蒙日月之照臨。雅望素
隆。其瞻斯在。果奉如綸之寵。爰膺作礪之求。伊尹得君。益
見阿衡之重。何武歸國。遂加廊廡之崇。行聞妙筭於一堂。
竚听立功於千里。破遼東之陰膽。振

大宋之天聲。跨大漠而永絕氛埃。靖長河而尽除烽火。載康
大業。永固丕圖。綿緒無窮。冒期有行。載起烝民之詠。荐昭燕
石之銘。日月旂常。共紀成勳之茂。山河帶礪。永同慶席之長。
伏念某。在樛散材。魏瓠微器。夙叨鈞苞。獲覩煥恩。但欣衆正
之路。開始信中興之運。啓禎圯無用。被資埏埴之功。短羽何知。聊
適榆枋之性。莫遂鳧越之禮。徒傾燕厦之誠。

蘭陵孫尚書大全集卷第六

啓



賀富樞密

茂膺帝訓進貳樞庭延登變世之賢蓋重本兵之地共
惟某官挺祖風烈爲世英豪久隆佐國之謀實副象賢
之意氣折強虜惟先正茂罪彝之勲志在安邦資沉幾
運帷幄之議繼家聲之烜赫拯國步於艱難是宜宥密
一堂折衝千里王威敷暢莫先內侮之侵凌士氣激昂
庶靜殊鄰之俶擾某謬膺郡寄欣覩綸言三幅八行曷
罄書辭之悃九州四海用慶朝廷之尊

賀王樞密

伏審帝夢發祥上心虛竚誕膺顯冊進貳中樞竊以章
司之儒類優柔而不武介冑之士亦推鈍而少文蓋藝
之至不兩能而天所賦有偏得惟是文武憲邦之任實
符宥密基命之求端委一堂折衝万里論兵投筆之後
賦詩橫槊之間制挺持強秦之兵請纓繫單于之頸用
宣威於道德式注意於安危共惟樞密躬不世出之才
佐大有為之治論詩書於馬上方草奏篇得願牧於禁
中遂司密命盡古今不可兼之美值聖賢所難遇之時
廷號初傳崑瞻惟允厭未形之難坐籌玉帳之竒建非
常之功行佇衮衣之拜某聞命而喜固異常情受知之
深實契榮願致小夫竿牘之禮或以為煩懷大臣教載
之恩不能自己

賀王樞密

伏審誕揚宸綽登冠樞庭聖人作而興旦莫之逢賢者
用而任春秋之責措紳胥悅黎獻交歡共惟知院樞密
忠貫日月之明氣塞天地之大方兩淮爭舟南渡之衆
正九重旰食北顧之時鮫鱗垂涎虎狼吮掌群訛橫議
百惡嘯凶國步阽危衆心洶懼人耳人耳共懷全軀保
妻子之謀使乎使乎獨見張目視寇讎之憤奮鬪抵几
怒髮衝冠捐千金之軀犯三伏之陰暑叱九折之馭驅
万里之長途神明扶持夷夏驚聳留犁撓酒木夾傳書
帛為兩怒至於興戎孰謂一言足以靖國邊烽息燧城

柝收戢遂成銷兵不戰之勲入佐垂裳無爲之治櫛膺
頭冊進陟元功方書金匱之盟式佇鼎司之拜某久罹
擯斥最荷知憐每懷遠樹三帟之依幸會窺管一斑之
睹旣見王道寸夫復何憂得御李膺云胡不喜自緣老退
莫奉周旋登神虎門已上挂冠之請望平津閣空懷賀
厦之私

賀葉樞密

伏審對揚休命入秉事樞聖主御圖撫九五中興之運
大賢命世偕二三同德之臣廷渙甫傳嵩瞻惟允共惟
樞密同知訂謨經遠雅量鎮浮好直有叔向之言養氣
得孟軻之勇嬰龍鱗而摩上獨懷蹇蹇之忠冠豸角而

觸邪詎作容容之計万夫之望想聞於風采一國之慕
具載於歌謠果膺帝輔之求式受本兵之寄經術之士
進而名器重道德之威立而朝廷尊天子守四夷正樞
筮坐籌之由人善論一相示鈞衡爰立之期某分違二
紀之餘追惟一日之雅側聆大用倍激歡悰繫四方人
物之英舉欣欣起執鞭之慕而一老門墻之舊已駸駸
向填壑之時俯深燕賀之私徒有羨魚之歎

賀黃樞密

伏審大庭作命登用宗公兵府疇庸擢領樞要雅望久
孚於帝簡歡言遂溢於朝端某聞以大事小者知天以
強勝弱者有道廢興命也惟順天者退藏以俟命顯晦

時也。惟得道者遵養而待時。夫豈輕用方人之生。以求自快。一朝之忿。繫楚子寢門投袂拔劍之怒。不可當已。而魯人長府稅甲執冰之游。其如彼何。謂莫如勝己之私。以少忍待天之定。共惟樞密同知久繫天下之望。出值聖人之時。進服迓察典司密命。任前人縱虎兇之遺患。當今日履淵冰之大憂。救焚之亟。如頭然。已不逮曲突徙積薪之計。扶顛之勢。如瓦解。則又非一繩維大樹之功。欲速則治亂。然而愈焚。小緩則坐漏舟。而溺將將士。驕墮無致身効命之忠。財粟殫亡。無固圉實邊之具。且可用柔道紓一旦之急。而後建長策。圖万世之安。在謀國以宜然。亦未天而有待。某久預英游之末。側聆流議之餘。論事急當務之先。著書得知言之要。殆茲柄用實竦。崑瞻必千慮以謀。初則万全。而善後道德之威。無競用。收復古之勲。慈儉之寶。不爭。遂享銷兵之福。

賀葉樞密

某啓窮途栖屑。莫望前塵。賢路光亨。獲申舊好。比側聆於大號。固應喜倍。於尋常。偶驟致於煩言。詎敢名於左右。弥年於此。內訟靡皇。共惟知院樞密德夫。佐王才高。命世夫子之道。天下莫能容。君子所為。衆人固不識。一語悟主。千載逢辰。首冠樞庭。實本兵柄。万川輻湊。而洪河為伯。衆山環擁。而巨嶽為宗。剗治盤錯。如振槁。然束縛強梁。無頽頽者。或情震疊國步。尊非常之元。莫盛中。

時也。惟得道者遵養而待時，夫豈輕用方人之生但以來自快一朝之忿，繫楚子寢門投袂拔劍之怒，不可當已。而魯人長府稅甲，執冰之游，其如彼何。謂莫如勝己之私，以少忍待天之定，共惟樞密同知，久繫天下之望，出值聖人之時，進服迓寮典司，密命任前人縱虎兇之遺患，當今日履淵冰之大憂，救焚之亟，如頭然已不速曲突徙積薪之計，扶顛之勢，如瓦解，則又非一繩維大樹之功，欲速則治亂絲而愈繁，小緩則坐漏舟而溺將將士，驕墮無致身効命之忠，財粟殫亡無固圉實邊之具，且可用柔道紓一旦之急，而後建長策圖万世之安，在謀國以宜然，亦未天而有待某久，預英游之末，側聆流議之餘，論事急當務之先，著書得知言之要，殆茲柄用實竦，崑瞻必千慮以謀，初則万全而善，後道德之威無競，用收復古之勲，慈儉之寶，不爭遂享銷兵之福。

賀葉樞密

某啓窮途栖屑，莫望前塵，賢路光亨，獲申舊好，比側聆於大號，固應喜倍於尋常，偶驟致於煩言，詎敢名於左右。弥年於此，內訟靡皇，共惟知院樞密德夫佐王才高，命世夫子之道，天下莫能容，君子所為，衆人固不識，一語悟主，千載逢辰，首冠樞庭，實本兵柄，万川輻湊，而洪河為伯，衆山環擁，而巨嶽為宗，割治盤錯，如振槁然，束縛強梁，無頽頽者，戎情震疊，國步尊非常之元，莫盛中。

興之烈某追惟夙昔嘗奉周旋多難漂流餘年晚晚分
茵之願已弗泊於初心解組之求向有希於一諾

賀陳樞密

伏審渙發德音延登政路方聖主寤寐非常之佐得真
賢圖回莫大之勲共惟某官名齊日月之光氣塞堪輿
之大間生應五年百之運一飛超九萬里之程擢冠論
思侍從之班進陟宥密本兵之地當北道解仇弭兵之
日政西樞留神慮患之時運玉帳之籌溫珠鈴之畧長
轡遠御恢張四維扶顛持危屹立一柱拱手制百蠻之
命疇庸登一品之崇輿論所期上心攸屬某伏膺久矣
擁篲莫前聞命趯然投袂而喜大賢得路必有折衝萬

里之功四海蒙休蓋是受賜一人之數其為欣抃罔罄
占陳

賀周樞密

某啓比道改轅方趨嚴召東郊弭楫一望光塵阻闊數
百里間去違二三年後比側聆於大號固應喜倍於尋
常偶驟致於煩言詎敢名聞於左右莫修辭於賀慶徒
結戀於搖旌共惟樞密同知出值聖人之時自任天下
之重鄙俗士囚拘之隘示大人合并之公惟一世陳人
自甘永弃而三朝故物未忍遐遺始於援手汲引之勞
申之緩頰游揚之勛方躡尾而上幾作附蠅俄跌足而
顛遂為擲鼠推之理數可謂竒窮殆不自於人為又何

疑於或使豈復有強聒說說之志終未忘矜收眷眷之情彼一匹夫之得失何足云而大賢者之言行固如此浸弥年載尚軫恩憐苟非妨賢路以徼榮止願首一丘而待盡市駿馬而收其骨將有俟於真賢為浮屠而合其尖尚冀終於大惠

賀張樞密

奉真庭訪道之游從吾所好昇樞筦本兵之重舍我其誰迨茲綸言布號之初舉有輿頌得賢之慶竊以百吏視已成之事但知謹出內之吝以了目前衆人懼非常之元孰能見禍福之先以規度外洪惟剛健春知聰明之主輔以魁壘宏毅俊傑之臣衛上之忠貫神明義養

之氣塞天地厲特操於一身獨立無朋之際倡大義於羣臣相顧不發之時輔成本之支百世之嚮休永燕壽考萬年之景祚非惟樞密同知大任推先民之覺訂謨為後事之師方其犯雷霆之怒力陳杜稷之言豈謂依日月之光進膺柱石之寄國之興也固有待然天寶啓之於此在矣鋒車迅召聊示樞庭大用之期鼎席久虛行有宰路登庸之拜某投閑田里垂四十年企踵門墻逾二千里曲悖故舊於同舍游從之末屢訪生死於孤蹤流落之餘茲見我公之歸倍周邦之喜

賀虞樞密

尤文拜甫

伏審上心圖舊中詔疏恩趣駕鋒車擢冠樞省豐財裕

疑於或使豈復有強聒說說之志終未忘矜收眷眷之情彼一匹夫之得失何足云而大賢者之言行固如此浸弥年載尚軫恩憐苟非妨賢路以徼榮止願首一丘而待盡市駿馬而收其骨將有俟於真賢爲浮屠而合其尖尚冀終於大惠

賀張樞密

奉真庭訪道之游從吾所好昇樞筦本兵之重舍我其誰迨茲綸言布號之初舉有輿頌得賢之慶竊以百吏視已成之事但知謹出內之吝以了目前衆人懼非常之元孰能見禍福之先以規度外洪惟剛健眷知聰明之主輔以魁壘宏毅俊傑之臣衛上之忠貫神明義養

之氣塞天地厲特操於一身獨立無朋之際倡大義於羣臣相顧不發之時輔成本之支百世之流休永庶壽考萬年之景祚非惟樞密同知大任推先民之覺訏謨爲後事之師方其犯雷霆之怒力陳社稷之言豈謂依日月之光進膺柱石之寄國之興也固有待然天實啓之於此在矣鋒車迅召聊示樞庭大用之期鼎席久虛行有宰路登庸之拜某投閑田里垂四十年企踵門墻逾二千里曲博故舊於同舍游從之末屢訪生死於孤蹤流落之餘茲見我公之歸倍周邦之喜

賀虞樞密

尤文拜甫

伏審上心圖舊中詔疏恩趣駕鋒車擢冠樞省豐財裕

國不在茲乎偃華安邊自今始矣共惟某官千齡間出
一旦親逢富貴初非本心功名蓋其餘事明白洞達濁
涇貫清渭不可涅而緇碩大剛方長劔倚大行不待扶
而直璽書屢及門而躊躇四顧使軺促就道而俯俛三
辭道之將興歟當仁不讓天之未喪也舍我其誰勉應
仄席之求亟正元樞之拜大安國步護諸將為爪牙之
雄遠瞻王靈制百蠻為股掌之玩某空嗟大耋莫睹高
明比貢蕪辭獨蒙褒借側聆誕告允激歡悰東閣加招
願已孤於榮願南山高仰猶獲預於遐瞻欣抃之私占
陳曷究

賀梁太丞到任

四海聲名夙著宗儒之望一時人物獨高政事之科方
資共理之求允屬承流之寄共惟某官勞謙下士居簡
臨民明哲王之蓋臣豈弟古之循吏擁東方之騎已大
慰於遐瞻憇南國之棠宜少留於高躅睹二天之風采
溢千里之春敷自憐投老之餘獲在容光之地繫大賢
之高致奚弃先游厠賀客之下寮自慚未至

賀憲使

顯膺恩詔榮按刑章竊聆涓日之良耶蒞行臺之峻共
惟才推雄博德茂中和俊域飛聲早擅儒林之譽亨衢
布武久躋書殿之聯嘗分部於澗河實並持於憲綱首
擢強明之選來臨議讞之司條教既享郡邑胥悅揚清

戢吏將大正於官邪扶弱庇民行一空於獄市佇承眷
獎歸職禁嚴某屬縮州符坐遙賓所從遊唯舊素傾仰
德之心託庇云初更極向風之喜

問候施憲

炎官赫赫方占大火之星使節皇皇正照圜扉之草永
日載馳於南陸薰風時發於五絃伏惟道以集虛靜能
勝熱絲衣作戲方深就養之榮殿角聯詩即賞微涼之
句自慙匏繫莫遂鳧趨願澄干越之神即慶鋒車之召

賀陳漕

一扎流聞大慰雲霓之望十城驚聳竚瞻斧繡之光共
惟某官夙擅冀北千里之稱時推斗南万人之傑培風

背於九霄之路析秋毫於百戰之場攬轡車中鷹集殆
將擊矣埋輪道上狐狸何足算焉某老病守藩踈慵負
國謾索太倉之粟無補縣官空餘涸轍之魚以俟君子
俯深欣頌莫究名言

賀權守提舉

百舍歡迎大慰來思之詠一塵幽屏未降既見之心共
惟某官應五百歲大賢之生分四千石刺史之重雖執
鞭之慕固非一日而操籜之見獨後衆人心渴塵生背
寒甚負豈惟燕雀同欣賀厦之成固有鷦鷯獨喜巢枝
之託其追感悅莫喻名言

賀莫守郎中到任

雅志倦遊久厭承明之直上恩均佚遂分刺史之符共
惟某官德配先民材稱循吏握蘭華省共歎郎潛剖竹
名城徒得君重除書甫下輿誦歡騰千騎班春坐愒棠
郊之茂一廛受地方脩梓里之恭

賀常守沈中大

候館占天方驗使星之出斗城分土又觀卿月之升共
興降晚之嗟舉有來蘓之喜共惟東陽世胄北斗人豪
風流追人詠之餘儒雅繼五賢之後三刀夢協千騎鼎
來仁風授扇而行甘雨隨車而至解陳公之榻誰為子
之獨登之賦梁王之園豈恨相如之末至其為幸會莫
諭名言

謝常守大監

窮愁自屏久安寂寞之濱慶賜初行亦預雁鴻之施伏
念某早居爭地卒踐畏塗朝飛城南尺五之天夕貶潮
陽八千之路上蔡相君之憾空愁犬耳之黃江州司馬
之歸應待烏頭之白雷行奮地霧盡披天歸開祝網之
思及返因山之客某官高情振薄大度矜愚出名論於
月旦之評感哀音於土風之操念泥塗之大辱仁惟推
轂之先悼縲紲之非辜義有解驂之贖其為感悅難既
敷陳

賀周守仁到任

傾北海之尊嘗分光於一日擁東方之騎亦均覆於二

天眷幸會之非常喜餘生之有託共惟某官先賢世胄
今代人豪公瑾之英烈尚存伯仁之風流未泯百年垂
裕千里蒙休輟神館之清賢付專城之重寄羣兒爵躍
已大喧騎竹之迎一老龍鍾猶能進拔薤之隱即諧瞻
拜但切欣愉

賀劉守到任

辭榮禁路歸老窮闔望長者下風雖未諧一日登龍之
願陪先公高躅嘗叨綴三朝從橐之聯多難漂零流年
晚晚柳儀曹之先友今有幾唐正元之朝士已無多豈
謂死生契闊於三十載之餘復見老成典刑於二千石
之重共惟某官抗高明而絕塵矚若割盤錯而游刃恢
然分北顧宵旰之憂把一麾而去國付南渡保釐之託
擁千騎以臨州共興來暮之歌咸快爭先之睹自惟悼
耄之年垂盡弗洎於駿奔庶幾宿昔之契未忘俯深於
燕賀

賀李守到任

鼓通德之門已馳心於三世爰甘棠之舍始容跡於二
天不假枯木先容之資遂展維桑必恭之歆共惟某官
當朝人傑命世儒英一鳴擅經世之談三嘆恨見賢之
晚聲華絕儼光寵殊倫典股肱之郡為東諸侯撫瘡痍
之氓得古循吏仁風先路膏雨隨車傾城望御月之臨
褰帷快德星之睹百舍不期而會固知擁篲而前一老

不良於行尚容著帽而進自惟榮遇莫喻歡悰

賀葉守到任

某啓縉雲故地昔真仙冠劍之藏金斗名城今天子股肱之郡建行殿東藩之屏通殊鄰北道之輶方疇咨選慎之艱實一麾鎮臨之始共惟知府寺丞名重文章之選才高政事之科操龍伯之鈞而六鼈連奏神屠之刀而万牛解蕭望之補外姑歷試於百爲汲長孺居中以行疏榮於三接某聞風舊矣託此云初自惟殘年衰病之餘况復末路湮淪之久距一舍之阻尚未聆金玉之音仰二天之臨已大慰雲霓之望

賀錢守到任

傳轂入境皆爭路以趨先投老歸田獨纏痾而自屏共惟某官一朝碩大光明之傑千里循良慈惠之師劍欲出而氣衝星珠將還而光吐月登三事之列宜居北斗喉舌之司分九重之憂暫寄東方股肱之郡望雲霓於薦臻之後賡襦袴於來暮之謠凡修梓里之恭實藉棠郊之蔭某頽齡晚病骨支離臥漳濱雖弗洎於駿奔造梁園或尚容於未至第深忻悚莫罄名言

賀郭守到任

懸車久矣聽履楚然擁篲昧行固蓋展棠郊之謁銜書贄見又當脩梓里之恭衰晚臥痾推鈍廢禮第聞新政共激歡悰共惟某官循良慈惠師碩大光明之傑學稽

古誼識洞幾先解絃豈膠柱之調奏刃有破竹之易惟
凋郡百孔千瘡呻吟之後亦下田十年九潦荒歉之餘
所恃仁賢揚一扇穆如春之風庶幾疲瘵服丸袴襖若
冬之日方裁慶牘已墜珍函三過讀而增衰病之華十
龍衣藏而益巾箱之富已同千里共戴蘓刺史天尚寄一
屢更為李將軍地其為忻幸曷可敷陳

蘭陵孫尚書大全集卷第六